



徐國強

Tsui kwok-keung, Patrick

電影美術及服裝指導

個人經歷

▲ 徐國強 (Patrick Tsui) ，出生於香港。

曾修讀商業藝術 (Commercial Art) 專業，入行前從事商業彩色沖曬。1990 年代初期在美術指導葉國堅介紹下加入電影行業擔任美術及服裝助理。首部擔任服裝指導作品為 1998 年游達志導演之《暗花》。

此外，徐國強亦為電視劇、平面及電視廣告、唱片專輯封面及MV攝製、演唱會等擔任造型設計與藝術指導。

■ 參與電影

上映時間	作品	職位	出品公司	拍攝地
1991 年	《子彈出租》(導演：袁俊文)	助理美術指導	香港藝視影業製作有限公司	香港
1991 年	《上海 1920》(導演：梁普智)	助理美術指導	富藝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富誉国际电影发行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1992 年	《妖獸都市》(導演：麥大傑)	助理服裝指導	電影工作室有限公司	香港
1992 年	《我愛扭紋柴》(導演：羅啟銳)	助理美術指導	金公主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香港
1993 年	《搶錢夫妻》(導演：張之亮)	助理美術指導	許氏影業有限公司	香港
1994 年	《重慶森林》(導演：王家衛)	助理美術指導	澤東電影有限公司	香港
1994 年	《香港奇案之吸血貴利王》(導演：林慶隆)	助理美術	王晶創作室有限公司	香港
1995 年	《呆佬拜壽》(導演：谷德昭)	助理服裝指導	永盛娛樂製作有限公司	香港 中國大陸
1996 年	《天若有情III烽火佳人》(導演：杜琪峯)	助理美術指導	永盛娛樂製作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美國
1996 年	《攝氏 32 度》(導演：梁伯堅)	助理美術指導	金麟娛樂有限公司	香港 韓國
1996 年	《新上海灘》(導演：潘文傑)	助理美術指導	永盛娛樂製作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1997 年	《半生緣》(導演：許鞍華)	助理美術指導	東方電影出品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徐國強

Tsui kwok-keung, Patrick

上映時間	作品	職位	出品公司	拍攝地
1997 年	《求戀期》(導演: 谷德昭)	助理美術指導	永盛娛樂製作有限公司	香港
1998 年	《暗花》(導演: 游達志)	服裝指導	新影城(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澳門
1998 年	《愈快樂愈墮落》(導演: 關錦鵬)	助理美術指導	嘉禾電影有限公司	香港 台灣
1998 年	《追兇20年》(導演: 麥兆輝)	美術及服裝指導	天下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香港
2000 年	《飄車之車神傳說》(導演: 張敏)	美術及服裝指導	寰宇娛樂有限公司	香港
2000 年	《愛與誠》(導演: 麥兆輝)	服裝指導	美亞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天下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香港 泰國
2001 年	《瘦身男女》(導演: 杜琪峯、韋家輝)	美術指導	一百年電影有限公司	日本
2001 年	《鍾無艷》(導演: 杜琪峯、韋家輝)	助理美術指導	中國星集團有限公司 一百年電影有限公司	香港
2002 年	《五個嚇鬼的少年》(導演: 葉偉信)	服裝指導	美亞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天下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香港
2002 年	《天下無雙》(導演: 劉鎮偉)	服裝設計	澤東電影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2005 年	《無極》(導演: 陳凱歌)	助理美術指導	中國電影集團公司 二十一世紀盛凱影視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2009 年	《跳出去》(導演: 馮德倫)	服裝指導	星輝海外有限公司 哥倫比亞電影製作(亞洲)有限公司 中國電影集團公司北京電影製片廠 吉安永嘉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2010 年	《人間喜劇》(導演: 陳慶嘉、秦小珍)	服裝指導	尚品電影有限公司 香港電影發展基金	香港
2013 年	《一代宗師》(導演: 王家衛)	第二組美術指導	銀都機構有限公司 春光映畫	中國大陸
2015 年	《王朝的女人·楊貴妃》(導演: 十慶)	助理美術指導	中影集團 春秋鴻文化投資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2018 年	《搶紅》(導演: 黎明)	美術顧問	北京快樂新升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寰宇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法國

訪問文稿

文念中：你好，輕鬆地聊聊天就可以了，先說說為甚麼你會入行做電影美術呢？

徐國強：（入行做）電影美術是因為我曾經有一段時間讀 Commercial Art（商業藝術），後來我介紹了一位同學去四川拍有關熊貓的紀錄片，等他入行不久我再次遇到他，他反而介紹了我入行做電影美術，並且幫他做助手。

文念中：是誰？

徐國強：現在他沒有再做了，是葉國堅 Ken Yip，他曾經做過一段時間電影美術，當時是我介紹他進電影圈的，後來他再介紹我回來做這一行。其實之前我還做過 Color Lab（彩色沖曬）的，即是 Commercial Color Lab（商業彩色沖曬），以前 Robert Lam（林偉）¹的年代，我在一間叫做 Color Armor 的地方工作。

文念中：即是曬相那些嗎？

徐國強：是的，沖曬地下鐵那些 12 sheets（十二封燈箱）、4 sheets（四封燈箱）。

文念中：記不記得第一部他（葉國堅）介紹你入行做的是甚麼戲？

徐國強：第一部入行（參與的電影），還是在我年輕的時候，當時很流行類似黑社會、黑道公司那些題材。

文念中：那你是一入行就一直做下去了？

徐國強：是的，入行後我反而就沒有再接觸過其他行業。

文念中：你剛才說一入行也是做助手？

徐國強：是的。

文念中：有沒有一段時間，或者很長時間你是跟同一個美術指導的？

徐國強：如果說時間長的話，我跟得最久的應該是余家安，即是 Bruce 哥。

¹ 林偉：活躍於七八十年代的香港著名攝影師，八十年代初期開設了提供專業相片沖曬服務的沖印製作公司 RobertLam Color Lab，其後發展為主要面向戶外廣告、商店展示和展覽製作的印刷公司 RobertLam Color Photobition，業務遍及日本。

文念中：哪一段時間呢？

徐國強：《呆佬拜壽》（1995）、《攝氏 32 度》（1996）……還有幾部，基本都是（幫）杜琪峯導演的，之後也試過（幫）許鞍華導演、關錦鵬導演。之前我可能說過的《愈快樂愈墮落》（1998）是關錦鵬導演的，幫許鞍華導演就是《半生緣》（1997）。

文念中：那麼你幫 Bruce 是造服裝多一點？

徐國強：我蠻奇怪的，我兩邊（美術、服裝）都有幫他。那時候的團隊只有幾個人，很多時造場景一定也會牽涉到服裝或者衣服布料上的東西，然後（Bruce）就會說：「Patrick（徐國強）你去試試，去跟一下。」由那時開始我就會兼顧場景和服裝。

文念中：你自己喜歡造服裝多一點還是造場景多一點？

徐國強：我兩邊都喜歡，很多時候，其實服裝和場景這兩件事是分不開的。我最開始接觸電影時，那些老前輩就灌輸我們，美術指導、服裝指導要兼顧畫面上所有由鏡頭 capture（捕捉）到的東西，（全部）東西都關我們的事。所以有時候我會對一些年輕助美、助服說，不要小看你（的工作是）跟現場，好像別人都在出圖，去做施工，不要（讓你）跟場你就想「老大，你是不是看不起我或者不重視我」。我會說：「你不要小看自己這個崗位，其實（用）菲林拍到或者說被攝影機拍到才為之真實，即使你做多少 preparation（籌備）都好，如果無法拍進去，都是 nothing（無用），是浪費，明白嗎？」

文念中：這也是一個問題，以前我們是沒有區分的，是又要施工又要跟陳設，然後又要跟場。

徐國強：是的。

文念中：但我發覺現在拍攝的規模也變了，跟現場的（助手）會是一些新人，或者一些沒有太多經驗的人被派來跟現場，通常能力比較強的人就去出圖、畫東西。我經常覺得，其實現場才會有很多問題出現，反而真是需要經驗豐富一些的美術，因為需要直接反饋給導演，要你直接去現場解決問題……

徐國強：對，能夠解決才行。

文念中：如果經驗不足，你放一個很新的助美在拍攝現場，他要怎麼辦？但是很多時候，例如我也和 Eric（林子僑）聊過，他也說（現在）不是很多人願意跟現場。

徐國強：是的，所以我就去開解他們這一個問題，如果我安排你在現場，是希望給你機會去成長，因為你要面對導演，面對攝影師。攝影師，在我們那個年代……我有時和潘生（潘恆生）說：「潘生，可不可以推軌道給我看看（畫面）？」然後他會說：「小友（攝影組鄒連友），來，Patrick 你看！」他們就會推完整個軌道給你看看，看看有哪裡穿幫，有時他們攝影師不知道哪裡會穿幫的，對不對？推完軌道大家看了（畫面）之後就可以溝通了，給我一點時間，我去調整一下，我就去處理好，那拍進攝影機就為之真實了。

因為不是每（部戲）都可以好像張叔平那樣，可以自己剪片，看到有穿幫的或者不好的就剪走，有些剪接不會理那麼多。（看片的）時候說穿幫會後悔，「哎呀，為甚麼會有一個不應該出現的東西在那裡！」很多時候都

會有的，以前年輕的時候，導演有機會也會叫我們去看看Steenbeck²（剪接機，即看粗剪），「小心一點，看看自己有沒有穿幫，有沒有問題」，如果有問題就要提出來這樣子。

文念中：你剛才提到《半生緣》（1997），是不是除了 Bruce 參與，還有 Eddie Mok（莫均傑）？

徐國強：莫均傑是前半段，我們是後期的。

文念中：Eddie 只做前面？

徐國強：沒錯。

文念中：你們是後面再接手？

徐國強：是的。

文念中：你接手時已經在拍攝中？

徐國強：在拍攝中，我還很記得那時候，其實梅姐（梅艷芳）很多時間身體比較弱，但是她一去到現場一叫 Roll（開機），她就會很 professional（專業地）做足導演想要的東西。

製作組：補充一個問題，因為那天訪問 Bruce 哥，他說之前鬼 Sir（黃仁達）做美術，和 Eddie 一起做，等他過去時鬼 Sir 已經離組了，然後製片就和 Bruce 說是零預算叫他接手，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這些？

徐國強：這些這麼高層（的事情）可能我不知道，因為當時我只是一個年輕人，小朋友。

文念中：你接手時是不是大部分服裝要重新造？還是……

徐國強：有一部分（要造），因為我們是在上海拍，我還記得當時去了上面（內地）好像有找過上影廠（上海電影製片廠）的劉大姐幫我們造過少量衣服。

文念中：是自己請裁縫跟組造，還是在上海找當地的裁縫？

徐國強：找當地的。

文念中：即是你們買好布，拿衣服給他們造？

徐國強：是的，我記得應該都是上影廠以前的老員工。

文念中：當時還沒有很多香港片回內地拍，你們這批香港工作人員過去之後和內地的工作人員溝通，或者是協調上有沒有遇到問題？

² Steenbeck：平台式菲林剪接機的代稱，原為品牌名，是一間生產剪接裝置的德國公司。

徐國強：有的，因為其實那時候……很久很久以前，在這部戲之前，有一部叫做《上海 1920》（1991）梁普智導演的戲，我們很慶幸有份參與……

文念中：尊龍演的？

徐國強：對的，沒錯，尊龍，（另外）有一個（角色）叫 Dawson，然後還有一些香港的演員、兩個女生。接觸他們（內地工作人員）的時候，我們真的是一張白紙，剛剛回去（拍攝）完全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還要接觸一些老前輩。那時有一個道具領班姓徐的，現在已經不在了，過世了，我們當時也是真的很年輕，他時常對我說：「年輕人，工作不應該這樣的，不是這樣工作的。」但是（我覺得）大家需要磨合，我們提出要求和你溝通時，即是我說出我的要求，你要做些甚麼樣的結果給我們呢？那時候我很記得，他對我說過一句話，他說「完成比完美更加重要」，是的，完成比完美更加重要。我剛才看你們的問題裡有一個寫著，有甚麼是我很想做但又做不到的？說到完成和完美，完美可能是無休止的，做完之後（可能會）一直後悔，如果當時這樣就好了，如果當時那樣就好了；但如果你一直也完成不了，那怎麼辦呢，那部戲又怎麼辦呢？

文念中：就沒有得拍了。

徐國強：對呀，因為始終也有個 deadline（期限），我會考慮的，我也覺得自己頗野蠻的，有時我想要那個東西，會盡量去 fight（爭取），去要求，亦都希望可以同製片部、導演組，甚至助手們磨合。但是有些東西我也是去到（期限）時，我會看那個時間，看那一剎那我是否真的已經盡力了，如果到了收尾時間，就在這個時間裡盡力完成。

文念中：你記不記得那位徐師傅和你說這番說話時，是因為場景的質感要求嗎，還是因為一個甚麼呢？

製作組：我們之前也訪問過化妝師鈴姐（文潤鈴），她說早期上內地分配給他們的……（徐國強：鈴姐她們是我的長輩。）她說她去內地拍的時候是分配化妝人手給她們的，那些片廠給她們甚麼人，就要用那些人。（你去內地）那時候美術部和服裝部是不是也沒得選？他們也是派甚麼人，你們就要用甚麼人嗎？

徐國強：基本上是這樣，例如曾幾何時真的試過阿哥（余家安）和我說：「臭小子，你和契爺說說……」（文念中：即是徐師傅？）是的，他（余家安）說：「他（徐師傅）是你契爺來了，你讓他幹甚麼他就幹甚麼，我叫他做甚麼他都不做。」相處時間久了，大家也會知道相互的脾氣。其實我們那時候也要求質感，要求所有東西，後來才發現，原來他們在那個年代，曾幾何時，我不知道是真真假，他們曾經可以用製片廠的名義收集一些道具，是民間真的在用的東西，例如生活用品那些，不用拿回來再做舊，是看到適合的就可以直接拿來用。

文念中：你大概做了多久才覺得每樣事情算是得心應手，可以自己做美指或者服指了？

徐國強：沒有，我只憑著一樣，就是「大膽」去做，例如有機會給我，我就一定盡力去做，沒有說一定要達到哪一個 level（程度）。你要做到甚麼（程度），其實也不會有一張證書（證明）你有資格去做了，反而我覺得，我是因為興趣去做這個劇本（比較重要）。例如《暗花》（1998），《暗花》我很感謝阿哥，即是很感謝余家安老師，他給我這個機會去做這部戲的服裝指導，因為我很喜歡梁朝偉，劉青雲我也很喜歡，一有這些機會我當然會（舉手），「我！我！我（可以）！」

文念中：《暗花》其中一個造型是剃光了劉青雲的頭髮，這個究竟是你們一說演員就接受了，還是你們要用甚麼方法去說服演員呢？

徐國強：這一個嗎？我記憶裡，我和阿哥（余家安）溝通完，青雲（劉青雲）就點頭了。大家沒有「打四圈、猜兩板」（花時間說服），反而好像是我跟他說這個造型是光頭，頸上有刺青，這個造型（對角色）是有幫助的。

文念中：將這個造型賦予這個角色，是你和阿哥（余家安）想出來的，不是導演要求的？

徐國強：對的，通常是我們自己會先構思好，再和大家商量。

文念中：可不可以說說你和 Bruce 合作這麼久，你最欣賞他哪些地方？

徐國強：我試過自己很多次想也想不到的時候，阿哥（余家安）做了出來，而且效果也很好。我很記得，有一次和梅姐有關的（合作），就是《鍾無艷》（2001），《鍾無艷》（有）三大花旦：鄭秀文、張栢芝、梅艷芳。梅艷芳反串做齊宣王，她有很多服裝，當然都是很漂亮的，其中有一套他和我說：「這件衣服有一部分，其實是 Alexander McQueen 的。」噢，McQueen？其實是打仗（的造型），梅姐自己有一件背心，好像盔甲那樣的東西，那件是 McQueen 的。他很大膽去用，加了這件衣服後，造型確實很漂亮，如果你不說也根本不知道是現在 modern（摩登）的服裝，是（Alexander）McQueen（品牌）的東西。

文念中：他把時裝元素放進去古裝裡？

徐國強：沒錯，（這方面）我也受他的影響很多，例如我自己曾經接觸過內地的電視劇，古裝的電視劇，我通常會帶兩本（書），硬性地規定自己帶上北影廠（北京電影製片廠）的老書籍，講年代、盔甲等等，除此之外還會有兩本，一本是講道具的，另一本是講服裝的，至於其他書我就（不帶了）。曾經試過我的老闆來服裝間找我，「噢？Patrick，在開工呀！」因為他看到那兩本（電影相關的）書在那裡，但其實我帶的其他書是日本雜誌、英國雜誌，即是 *i-D*³、*The Face*⁴ 那些。雖然在拍古裝戲，但我其實找靈感、找顏色，反而是從時裝雜誌裡面找。如果你選定了一個朝代，有規限是一定的，例如斜襟之類，我會依照這個 basic（基礎），再去發展一些東西。

文念中：說說你和那麼多大導演合作，例如關錦鵬、杜琪峯、Ann（許鞍華）和王家衛，這些導演對美術有甚麼不同的要求呢？

徐國強：從王家衛導演說起吧，曾經我在辦公室裡做 preparation（籌備），走過他那間房時，他正在聽一些電子音樂「噹噹噹」那樣，然後他叫停我，問我覺得這隻（曲子）可以嗎，我就問他：「導演你想放在哪裡？」那時候其實在拍《東邪西毒》（1994）的後期，他問我可不可以，我就說可以試試，挺有趣的。他會有很多新的想法，例如……

文念中：因為他會聽很多音樂。

徐國強：是的，音樂影響他很多，甚至到了後期的拍攝，我們《東邪西毒》……不是《東邪西毒》，是《一代宗師》（2013）時，我們有幾段音樂是每一個演員出場，即是拍那位演員的那場戲會不停地 loop（循環）播放那段音樂，例如子怡（章子怡）出場，就會播出（指定的）那段音樂，不停播。

³ *i-D*：由 Vice Media 出版的英國雙月刊雜誌，專門介紹時尚，音樂，藝術和青年文化，由設計師兼前 *Vogue* 藝術總監 Terry Jones 於 1980 年創立。

⁴ *The Face*：與 *i-D* 同時期推出的英國月刊雜誌，由英國記者 Nick Logan 於 1980 年 5 月在倫敦首次發行，內容涵蓋音樂、時尚和文化、社會議題等，該雜誌一直是英國幾代青年文化覺醒的源泉，被奉為反主流文化和酷兒文化的聖經。2004 年停止出版，後於 2019 年重新發行。

文念中：即是現場播放那段音樂，即是有一個拍攝的氣氛？

徐國強：沒錯，有時我們聽到（一段音樂）就會說，子怡今天有戲，或者梁生（梁朝偉），今天拍他，因為我們一直聽到（某一段）音樂。

文念中：阿關（關錦鵬）呢？

徐國強：阿關嗎？阿關他很清楚的，我也很感謝導演一直信任（我們），例如我們當時拍《越快樂越墮落》（1998）時，阿哥（余家安）會 guide（帶領）我們做一些東西，他亦都會很信任阿哥，那我們做助手的，工作時就會順很多。以及即使我自己和他拍攝了金像獎的一個短片⁵，他也是很明確地說給我聽，他會怎樣拍，想怎樣拍，編劇 Jimmy（魏紹恩）亦都會給我很多 hints（提示），所以我拍得很開心，因為大家都（相互認可）。

文念中：杜琪峯呢？

徐國強：杜琪峯，杜導演就……

文念中：你也做了很多部他們公司的戲。

徐國強：是的，其實我自己算是跟阿哥（余家安）長大的，以及亦都在杜琪峯銀河（銀河映像）那邊長大的，所以那時候的杜琪峯杜導演……就好像你們的問題裡說的一樣，他們沒有劇本，其實我經常問乃海（編劇游乃海）「怎麼辦呀？」還會問健兒（編劇歐健兒），他們很多時大家也是……難聽一點說一句「大家打四圈」（花時間討論），有時韋家輝導演在，也會有多一點想法。

文念中：他們要花很長的時間先搞定劇本，美術上可能完全交給你和阿哥（余家安），他們不會有太大參與，反而是靠你們給他們一些 feedback（回饋）？

徐國強：我自己大膽一些說，可能也是的。杜導演有甚麼事也是會說「問 Bruce 哥先，問 Bruce 哥先」，之後看看如何「打四圈」（根據美術造型再想劇本）。

文念中：像你剛才說的，例如王家衛和杜琪峯的劇本可能拍攝當天才有，那麼作為一個美指，怎樣去做籌備？如果導演突然提出來很多急切的要求，要怎樣做呢？

徐國強：盡可能在之前……可能我無論如何之前都會問阿叔（張叔平）的意見，看看他有甚麼想法，例如有些東西一定是需要的，你要事先準備好，有些東西真的是看你臨場應變，以及看你好不好運了。曾幾何時《東邪西毒》在香港補戲，要搭景，Maggie（張曼玉）有一場戲，伏在窗邊唸一段對白，有些水光倒映在窗上，導演就問：「有沒有一朵花？」一朵花？我們沒有準備，半夜三更要怎麼辦呢？我們立刻在片場外面拿著電筒周圍照，周圍看，看看究竟有沒有一堆野花或者甚麼。當時我又很幸運地找到一、兩朵，立刻就剪了下來快速跑回現場，問導演：「導演，阿叔，這個可以嗎？」他們就：「OK（可以）！」（過關了）。

文念中：有拍出來嗎？

⁵ 指第四十屆香港國際電影節於合一影業合作推出的《美好合一 2016》（短片集），由內地導演賈樟柯、香港導演關錦鵬、台灣導演蘇有朋及日本導演中田秀夫拍攝的四部短片組成。徐國強為關錦鵬執導的《是這樣的》擔任美術指導。

徐國強：有的，我還很記得那場戲，因為場景搭建了之後，窗邊（那個鏡頭）是 camera（攝影機）從外面拍進去，攝影機後面就是一道牆，是廠邊來的，很窄，我是蹲在攝影機下面，（仰頭）看著那個 shot（鏡頭）拍攝的。

文念中：是不是有種很開心以及很有滿足感？

徐國強：誰？

文念中：你呀！因為你找到花回來給他們拍。

徐國強：我覺得很好運，（也不知道）這樣可不可以，就讓道具手足在外面不停（拿電筒）照（去找花）。

文念中：《天下無雙》（2002）是不是你自己處理的？你作為服裝指導親自動手的工作就更多了。

徐國強：反而不是，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部其實 Jessie（戴美玲，服裝指導）也有份參與。

文念中：很多人幫忙？

徐國強：是的，Jessie 有造一些東西，她在香港做 preparation，然後內地部分我在，每天都有（新的）演員加入，例如葛民輝、張耀揚，還有寧靜……很多演員。有的（演員）可能是一日、兩日的戲份，或者兩、三日那樣，很短的，那次我也覺得很幸運，因為遇到尚姐尚利亞，她自己在上面（內地）有工廠，有工人在，我一收到演員尺寸就買好布（送到她那裡），她就連夜幫我趕工。

文念中：當時是在哪裡拍的？橫店？

徐國強：拍過橫店那個皇宮，然後就在松江，不記得……（文念中：松江是在上海。）是的，在松江拍攝的。

文念中：所以剛才你說的尚姐，是在上海的裁縫嗎？

徐國強：是的，她兩夫婦都是造服裝相關的東西。

文念中：有沒有哪幾套服裝印象很深，是全靠他們幫忙趕出來的？

徐國強：其中有一套，不是，有兩套，都是張震的衣服。一套是張震學壞學賭錢，他衣服上面寫著「爛賭王」，賭神那個金牌是 Eddy（黃家能，美術指導）他們造的。我造那套服裝時，劉導演劉鎮偉有個 guide（指引）給我，叫我造套西裝，我就想古裝（戲）穿西裝，甚麼樣的西裝呢？但是後來當我看到有個片段，是從阿震（張震）的身上掉出來一個喜力的綠色啤酒瓶，那我覺得我確實可以造一件西裝給他了（笑）。他可以突然間拾起一支煙，一支萬寶路都可以拍，Eddy 還造了一個古代影快相的機器給他，那我覺得我也可以（造西裝）了。

文念中：你那套西裝有做甚麼特別處理嗎？看不出來新舊款式，又可以是古裝，又可以是時裝？

徐國強：有的，我做了一點「手腳」（處理），好像造了一點點斜襟，他就鬆開來穿。另外就是髮型是個爆炸頭，很大一個爆炸頭，那件算是斜襟的服裝，有點像和服。（文念中：很日本的。）是的，很日本，因為時間真的太趕了，我又找不到（合適的）布，我覺得有幾塊看上去是可以的，就把它們全部切開，即是前幅和後幅用了不

同的布料，不過現在我自己回看其實也挺 fashion（時尚）的。以及我也會頗顧及 lining，即是內裡，我很注重（服裝的）封邊、衣服外層以及內裡，所有東西我都考量過，甚至我試過有一部戲，時間非常不夠，但我可以把一件衣服造到 reversible（可兩面穿的），反轉穿就可以做到另一場戲了，我試過這樣瘋狂地做法。

文念中：即是本來有些東西是在畫面上未必看到的，但你也會很執著，究竟那些東西放在一起是否好看，剛巧遇到有一次你直接可以反轉來用，變成兩套服裝。

徐國強：是的，我會覺得蠻有趣，譬如有一個人跳下來，闊袍大袖，隨風飄揚，拍到衣服的內裡也不會穿幫，蠻好看的，顏色也很好看。

文念中：所以有時不要光想著能拍到甚麼，看不到就算了，其實拍戲時甚麼都會發生。

徐國強：曾幾何時我試過覺得看不到的（不如算了），但是如果時間工序許可的情況下，我都會堅持（內裡也要造好）。

文念中：說說《一代宗師》，你在《一代宗師》就做回美術了，即是造場景方面，和阿邱（邱偉明）合作，有甚麼難忘的經驗？

徐國強：第一件事，那時候他們經常需要我回香港接觸一些武館，例如有時導演叫我回香港，安排我去一些武館拍些照片，再拿回去給他看。

有一次我很記得，我和一位女同事，澤東（澤東製作有限公司）的女同事一起去九龍城看一間屋。那間屋的主人是「養小鬼」的，然後我和那位女同事去到那裡已經（覺得驚嚇），兩個人在「嘩！嘩！」……因為整間屋很小，放滿了東西像神壇一樣，如果叫我自己陳設，我可以告訴你我陳設不出來，我沒辦法陳設出她那個境界。屋裡有很多很小的公仔，有些小瓶子，有些很髒很舊的洋娃娃，會眨眼睛的那種，放了很多。那時我自己也不太敢，我就用自己的記憶去記，也不敢拍照，那位很老的女士把我們看得很緊，那位女同事還被女主人邀請喝一包東西，給她一包東西叫她喝，女同事死也不喝，我們眼神交流——不知道喝的是甚麼，死也不要喝。我們看完之後下樓才鬆了一口氣，不過也是很擔心，「死了，不知道會不會有東西附身了！」

文念中：參觀這個地方的經驗有沒有和導演聊過？

徐國強：有，當然有，但是我們做的資料搜集很多東西最後是沒有用到的。有時候導演甚至叫我回香港兩天，只是在電影中心預訂了一部戲讓我看，看完記一些東西回來再告訴他。叫我回去看的是黑白片，一部叫《黃飛鴻（傳）》（1949）的黑白片，石堅叔和關德興師父他們演的。我記得那部戲是（導演）刻意預訂叫我（飛回香港）看，看完後我再回去（和他匯報），那時候我接觸很多這類東西。

文念中：《一代宗師》裡面的一些場景，很多都是精雕細琢，很考究的，是屬於比較南方的設計元素。有沒有哪一個場景真的花了很多功夫，造了很多精細的東西呢？

徐國強：有幾個大場景都是的，對於我來說是非常非常之嚴謹的，造得非常之好，花的時間亦都很長，有些是改完又改，一直改到拍的那天。說是拍攝的那天，還可以把 A move to the B（調換場景或道具），然後再左轉右轉去調整，等我們調整完，也試過說「今天不拍了，收隊了」。

文念中：例如是哪幾個景？

徐國強：金樓是改了很多次的景，造了很久，有一些道具手足從開始籌備時是造一些木雕的東西，去到差不多拍完也還在改，還在修整中。飯店工會（那個景）也是，因為那個景一邊全是落地窗，一邊是半腰牆，上面全都是鏡子，等到拍攝時我們都在想到底怎樣拍呢？不過因為 Philip (Philippe Le Sourd, 菲利浦·勒素)，即是法國攝影師，他也和導演溝通了很多次，導演亦都知道自己想要甚麼，最後很多東西是通過鏡子的 reflection（反射）拍出來，或者將玻璃折射出來的作為 foreground（前景）來拍攝。

文念中：那些鏡子是你們刻意造上去讓他拍的嗎？

徐國強：絕對是，鏡子是是的，玻璃也是。由我開始造場景的時候就開始找工廠製作，造完之後就一直做舊，空置一段時間。一般不會造完就拍，我們都是製作完成後，等待時間流逝或者導演覺得今天能拍了，他才去拍。

文念中：你做了那麼久，有沒有哪一部戲是你印象最深刻，或者是最難忘的？

徐國強：目前來說我覺得是《一代宗師》，真的經歷了那麼長時間。有些戲一年半載，例如《妖獸都市》（1992）也算很長的，做了大概半年，preparation 做了兩個月左右，拍攝四個月，那已經是很厲害的了，但後期的《一代宗師》還要更厲害。

文念中：打破了你的紀錄。

徐國強：是的。

文念中：說說《妖獸都市》，《妖獸都市》算是你剛入行不久就參與的比較大的戲，而且故事背景很天馬行空的，在美術上你有哪些難忘的經歷呢？

徐國強：有的，我還闖了禍。有一副黎生（黎明）戴的眼鏡，我找不到後備了，只找到一副同款但不同顏色的眼鏡。那時我年輕膽子大，甚麼都敢試，我就想如果不同顏色，可不可以自己噴（油彩）呢？我就大膽噴了，怎知有一天黎生說：「我的眼鏡有些問題。」因為廠棚裡太熱，眼鏡也很熱，再加上有燈光（溫度更高），（黎生戴過後）就有一點點印在鼻骨那邊，他摘下來的時候我就知道闖禍了，（趕緊找人）問：「化妝，能不能弄好？」那時我真的是好心做壞事，就不應該想那麼多，應該一買就買十副，但是那時候不會這樣做，所以想起來也覺得很後悔。

文念中：等到你想買的時候已經沒貨了？

徐國強：是的，覺得「大安旨意」（毫無理由的安心），這款一定不會斷貨，自己買的時候亦覺得需要的時候再買吧，怎知往往你要的時候就沒有了，不知跑去哪裡了。

文念中：這是一部關於未來，有一點科幻的片種，在設計時有沒有加很多時裝元素？如何想像未來的呢？

徐國強：這一點反而是在特技化妝上做得多一點，我們（服裝造型）……那時我和 Chris（黃海光），想著是從漫畫的角度看那些角色，每個人的高度好像拉長了的感覺，很纖瘦，很漂亮的感覺，學友（張學友）、黎明黎生、嘉欣（李嘉欣）、八爺（袁和平）……所有人我們都是從一個做漫畫的想法去思考的。

文念中：嘗試拉長整個人？

徐國強：是的，好像拉長了，像漫畫公仔一樣，每個人的腿都很長。

文念中：怎樣可以拉長一個人的比例呢？人就是這麼高，是他們的鞋子鞋跟高一點嗎？

徐國強：可以這麼說，你從拉長的角度來看，服裝的 cutting（剪裁）不要弄到很 bulky（笨重），很笨重就會覺得人變矮了。

文念中：電影最蓬勃時拍戲拍得很密集，密到你在接到劇本時，腦袋也不知怎麼運轉了，不知道怎樣做，這種情況你怎樣去 refresh（更新）自己，汲取靈感去創作呢？

徐國強：我倒也沒試過拍戲這麼密集的情況，但是平時我會看甚麼呢？我會讓自己多看一點不同的東西，例如我沒事時會去「巡舖」，「巡舖」的意思是逛街而且是漫無目的去看，例如去百貨公司、街邊店舖，甚至是傢俬舖、時裝店，甚麼都看，去逛一逛，整個人會開心一點，以及會看一些（平時注意不到的東西），原來它的直線這麼漂亮……

文念中：而且你也會看很多不同的外國雜誌，譬如剛才提及的，這些全部都是資源。

徐國強：現在就是上網看，上網甚麼都有得看了。

文念中：這些東西全部都能幫助你建立一個自己的審美和風格？

徐國強：是的，我覺得無論自己也好，新人也好，要多看。我記得那時在讀正形（香港正形設計學校），當時很流行鐳射碟舖，還有 VHS（Video Home System，家用錄像）的店舖。我當時會買 coupon（優惠券），例如有四十張 coupon 算一個套票，我就一次過買四十張，上學之餘我晚上就只看戲而已，一晚上可以看兩齣戲、三齣戲，有時影碟會分兩隻碟才能看完一部戲。我試過個幾個星期就看完一套 coupon，覺得很開心，你會發現原來那些劇本很棒，有的是一個空間裡串聯了三個劇本，你看到下一段時會看到故事是由上一段結尾串連過去的，很好看。

文念中：總之就是要多吸收身邊的東西。

徐國強：是的，是的。

訪問日期：2021.10.13